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春风、夏雨、秋叶、  
冬雪，是上帝赐予人间  
美好的四季珍品！

美丽的爱情像冬季洁白的  
雪花，总要在先前经历风霜雨  
露，最后才能嵌入人的心中，  
凝结成永恒美丽的水晶花！

# 碧海情天

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# 碧海情天

(二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  
吉林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支笔小说精粹(碧海情天)/赵希方编著. - 吉林音像出版社;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5601-2890-4

I. 一… II. 赵… III. 近代-中国-小说  
IV. I24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1342 号

责任编辑:陈凤雄 封面设计:张 娜

**碧海情天(一)(二)**

赵希方 编著

---

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 
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5.275  
字 数 247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-3000  
书 号 ISBN 7-5601-2890-4/I·102  
全两册定价 57.6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娘，俺娘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。那个寡妇的大儿子对老象说：这次看在街里街坊的面子上放过你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小心打折你的腿！

一个月之后，俺和俺娘看见一瘸一拐的老象向俺家走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俺和俺娘，彻底和老象决裂了。老象一个人搬到了喂牲口的屋子里，和俺家那头老草驴生活在了一起。

那天，俺背着书包和二蛋正在上学的路上打打闹闹。二蛋突然对俺说：狗娃，瞧，你爹来啦！俺回过头来，看见老象正一瘸一拐地向俺走来，样子像个要饭的。他老远就向俺露出讪讪的笑，想要叫俺可又不敢。

俺扭过头来冲着二蛋吆喝道：胡说！他不是俺爹！便噔噔地往前跑了。可是俺跑了不远又停了下来，回过头来看老象。老象已经回转身走了。

望着老象一瘸一拐的背影，俺不知怎的，心里突然一酸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掉了下来。

## 垂挂的吊兰

李局长双眼红肿，三天没有合眼。

他双手颤巍巍地给心爱的吊兰浇水。这盆吊兰追随自己多年了，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字辈的时候，一位领导送给他的。

记得那位领导说，兰花最君子，可惜你我走上了官路，身不由己。就像这盆吊兰，虽说也是有个兰字，却也是极为平凡可怜，只能是在困境中求发展，在无奈中繁衍生机，在谨慎中拖沓生长，这官要是当不好，还不如这盆吊兰……

那位领导后来犯了错误，把自己像吊兰一样垂挂在自己的办公室。

李局长清楚地记得那位领导死前的模样，舌头长长地耷拉在胸前，红红的仿佛一只贪婪的狗的舌头。

难道自己也要走那条路？

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在死后吐出长长的舌头？

李局不寒而栗。

他看着吊兰说：老伙计，这么多年来我兢兢业业，并没有贪污过公家一分一厘，领导说怎样，咱就照办。虽说是个劳动局长，但是权力还不是上级给的？要不是县里头一把手从我的账面划走那么多的现金，我会这么被动？

他点燃了一支香烟。想起来了，这一条香烟是那位大领导提现金的时候，顺手甩给他的。这是他收受贿赂的直接体





现。准确说，是赏给他的，烟的名字不重要了，但是味道很特别，仿佛人死后烧纸的气味。

假烟。肯定是假烟，不然领导怎么会把这么名贵的香烟送给自己？整个地方都是他说了算，一手遮天，自己的这小官还不是人家指头的可圈可点才有了些日子？

不打算留一份遗书？他试探性地问自己。

无脸面对那些老干部！眼看年关来临，老干部来领工资和福利，哪里凑那么多的钱？他无可奈何地去找大领导，大领导说自己想办法！

大领导要调走了，听说是升官了。大领导提走的那笔款子没有签字，这下子被追查起来，那自己不是构成……

惹不起！

他仿佛这盆吊兰。

他的身体终于凌空了。那一刻轻飘飘的感觉，他终于可以安心地睡了，永远不用再醒来！

第二天，劳动局派来一位新局长。大领导没有调走之前，仍然掌握着兵权。

新来的局长觉得这个局长办公室有些晦气，竟然请来了风水先生。

风水先生讲述了那盆吊兰隐含的意思。

先生讲：这个屋子死人的原因是脉气紧，全凭了这盆吊兰冲晦气……

风水先生从那屋子出来之后，一溜烟走了。

风水回到家里一个人对着镜子自言自语，如今当官的人都信这个？要是放在文革期间，闹不好被批斗死的……早些年国家干部哪个不是正气凛然，牛鬼蛇神都不怕？

老了，糊涂了，理解不了这年头！

还是认真搞好经济,攒点钱……

这一夜,风水没有睡好!因为死去的那位找上了门,竟然托梦给他。

那位领导说,他应该揭发那位大领导,他死得冤枉!只见那位李局长吐着红红的舌头芯子,脸色如同白纸,穿着送老衣服,那寿衣上写满了“悔”字。

风水半夜醒来,浑身冷汗。这到底是不是真的?连他自己也糊涂了。

大清早,新任局长打来电话说,昨夜李局长托梦了,具体内容说了出来。风水顿时呆若木鸡,难道还得去一趟?这凶死的人,死后阴魂不散。原本是骗人玩的,这还真摊上了事情。

新任局长得病了,严重的神经衰弱。

他的夫人听到他的胡话:我不该买官,买了这么一份差使!那些老干部像索命鬼……

一支  
筆  
小  
說  
精  
粹





## 大山坡上的鸽子窝

碧海情天

我母亲无比怀念她的貌美时光，那时有门庭若市的热闹，我母亲就站在她的木制阁楼上，每天扔一点她的私人物品，我父亲只捡到了几块手帕和一只袜子，而我母亲并没有选择抢得最多东西的人，也没有选择抢得最少的人，她选择了我父亲。我父亲每天都会去打扫场地，那些看客们扔下的垃圾，我父亲都打扫的干干净净。我母亲整日俯视着众人，心中油生幸福的快感。她快感的增强也就预示着她身上人类普遍性悲哀的加剧。

我父亲始终保持的习惯使他不明白自己活着为什么。即使是现在，他每天都会亲自打扫我母亲遗弃的东西。我母亲终日抱着镜子回忆，回忆到动情之处总是眼泪簌簌，我父亲则保持一贯的沉默。佣人此时会拿来手帕，往往在这个时候我母亲才苦笑几声，又开始对镜自怜。她看到自己的眼袋一如她曾经高高隆起的乳房，她的手指还是那么修长，但是她明白，它们已不再像曾经那样探向美好的现在，而是探向不知有多么阴暗的将来；我父亲也明显地看到她曾经迎风飞扬的乌发越来越像院落里的枯草。

佣人们都觉得沉闷难忍，他们一整天都不怎么说话。只有早上或傍晚的时候告诉我母亲，该晒太阳该看晚霞了。

院落里似乎永远都是秋天，空旷的院子里杂草丛生，除了破碎的脚步声之外唯一可以经常听到的就是那些杂草生



长的声音,然而它们总是以枯萎的姿态出现,从开始到最后都一样。我家的院落也就到处充斥着糜烂的气息。

那个树枝还没干枯就会被狂风吹成灰烬的年代,我父母出生于两个不同的城市,他们一出生便开始了注定的飘泊流浪和辛苦寻找。我的外祖母在她的当年是个卖身的,她的父母在她十岁的时候猝然长逝,只留得她一个人寻找未来。她未来的一半就是在青楼渡过的。她是个堕落的的女人,她没有反对传统中歧视女性的思想,这是那些年代特有的环境对她的迫害。她唯一的一次反动是因为青楼的老女人们的该得的钱太少了,那一次她风光满城,从此她过上了锦衣华食的生活。她把她的身体毫不知耻的当作资本。当她风华已逝的时候她的绝望被我外祖父的无意的怜悯击得粉碎。

我外祖父是个富商巨甲,我外祖母进他家华丽的大门时心理是极其微妙的。她并没有因为自己年色已衰和外祖父的怜香惜玉而感恩,她保持她一贯的性子,对男人颐指气使。她始终扭转不了那种所有男人都是冲她身体而来的观点,始终不能真正明白我外祖父所找寻的东西。我外祖父性格古怪,他能够温柔以待的人只有他死去的父母和我外祖母,当然,后来还有不知是谁的女儿的他的女儿我的母亲。外祖父是个优秀的男人,他孤僻的性格与他乐于助人并不冲突,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那些年代的传统里歧视女性的悖论。这种思想的渊源据说是因为一个叫小娟的女子。女佣们常常被他在喝醉之后迫为倾诉对象,关于我外祖父的点点滴滴就是她们这样得知的。之前全城的人不知道任何有关他的事情,因为那时他是一个外乡人。

我母亲把她的旧衣服翻出来,过了这么些年,这些衣服依旧光彩照人,这使得我母亲在它们的映衬下容颜更加憔悴





悴。明暗之前仿佛出现一条狭窄而泥泞的小路，我沉默的父亲踏着它，艰难的回到了过去。

我祖父祖上的基业在他这一代毁于一旦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，他并没有错。和我外祖父一样，祖父一直都在漂泊，更甚的是，我祖父的漂泊始于他的祖父，除了躯体的无所适从，他们的心灵也始终流离失所。我祖父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大病一场，之后他痛不欲生，因为他忘记了曾祖父告诉他的故乡的名字。我经常见他佝偻着站在大门外，像是在等什么，他眼神深得很，这个老人的眼泪始终带着血腥的味道。他内心深处忏悔不已，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操旧业，以此缅怀不知名的故乡。

我祖父回想起当年的凉城，他的人生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次转变。凉城的早晨格外阴森，人们都去庙堂朝拜。我曾祖父埋葬了他重病而死的父亲就带着儿子来到了凉城，他们在此地遭遇不幸，山洪把整个凉城都包围了，曾祖父却要赶着去抚城做工。因为山洪久居不退所以凉城的人们朝拜的势头更大了，曾祖父父子二人也随去朝拜。他们不懂得其中的细节以至违背了礼节，为此他们遭到了凉城人们的挤兑，他们要驱除这两个外乡人，曾祖父在与乡人争辩的时候愤愤而死。祖父当时只有十五岁，乡人因为曾祖父的死而松懈了对祖父的驱赶，祖父厌倦了自生而始的漂泊生活，他想在凉城安静下来并以此为家。一年的凉城生活没有让祖父找到家的感觉，反而他发现自己极力寻找的东西正极力与他疏远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虚空。他悲观的认为太阳底下的一切忙碌都是风中的残尘。

这时他爱上了祖母，他仿佛找到了家的感觉，他要守住它。然而就像一则规律一样，他又开始了漂泊。乡人坚决反

对外乡人过分介入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进行粗暴的阻挠。祖父年少心中对爱或者对某种隐秘感觉的追索使他决定了逃跑，而祖母也成了凉城的罪人。在逃叛的三个月里他们丢掉了凉城的一切，丢掉了祖母的故乡。在他们逃叛后的第四个月里，一次突然袭来的山洪和其后的大地震使凉城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，于是我们这个家族从此就没有了故乡，世代代负起流浪。祖母曾说，她经常看到空气里攒动着人头，似乎在召唤她。在那以后，她只留给祖父一个儿子就魂归西天，祖父买了一块红布，把祖母的灵位包起来放在柜子里，我经常见祖父伏柜而叹，我明白，他这一次是真的无所归依了。他独自生活在院落东南角的一个庙一样的房间里，有时候那里会飘出缕缕烟霭和阵阵木鱼声，于是整个院落就置于一场茫茫之中。茫茫之下，经常可以看到鸟类的脚印。父亲说，又要走了。

我家的院落座落在抚城的西南方，抚城的人们经常以一种带着嫉妒的语气羡慕的说，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就给这一家外乡人占去了。门前河边的杨树有参天之高，似乎那是独我家所有。夜风吹来的时候就像有人在哭号，待到这哭号声势减弱，那条永不停息的河流便以另一种方式诉说悲哀，流水哗哗，几千年的事迹它只一眨眼的功夫就使它们荡然无存，无从追访。

入夜的时候我家总是灯光昏暗，我曾试过多种方法改变这一状况，然而总是出乎意料的失败。我祖父用红蜡烛照明，那惨暗的灯光轻浮在屋里，流下一行行血红的泪。风就是这个时候吹进来的，它温柔地抚摸着祖父稀疏的头发，像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在亲抚自己的孩子，带着几丝希望之外沉痛的担忧。我祖父捧着祖母的灵位，他扯下那块红布，自





已披在头上,他开始哼唱:

大山坡啊大山坡  
怎么你就变成了河  
我想找我的鸽子窝  
你说啊你说  
它被卷进了哪条河  
你说啊你说  
它们的儿子谁领着……

这般诗意的吟唱根本没有给那个郁郁沉沉的院落带来一丝温和,而是死亡。那个晚上他就走了,脚步轻得像他的生命,像没来过个世界一样。他最终客死他乡,他什么也没找到,这个平凡的男人作为一根草芥生长在历史长河的堤岸上,可惜他那追寻流水的精神都已坠入黄沙郁积在河底,然后被日后随即而来的可怜尘埃掩盖,后世终不知有这么一个人曾来过他们生活的世界。

九月的一个早晨,我母亲突然穿了一件破旧的衣衫,在我的随同下去了外祖父家。母亲对外祖母的突然离去大感不解,于是外祖父领她走入一个夜……

九月的风已经阴冷难忍,太阳落后外祖父的结婚纪念开始了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接受新仪式,并且他感觉非常惬意。客人都已到齐,就是他们夫妻二人。食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我外祖母在片刻端详后竟然抱着那人痛哭流涕。得知那是外祖母的老相好之后外祖父以礼相待。整个席间他们畅谈无阻,似乎在那一夜外祖父变得开放许多,于是灾难就来临了。他的第一次新仪式上第一次开放就有些过分,竟然开放到我外祖母从他怀中挣脱与那不速之客相奔而走。我外祖父的心灵就彻底散裂了。这是他开放的极限。

谁都不愿意相信外祖母的离去是真的,然而那是铁定的事实。我和母亲想她可能是出去换换空气,也许过些时日就会回来。但是在既成的事实面前,任何假设都是徒劳,反而会使我们增加败落的惆怅。我觉得气氛沉闷,就告诉外祖父我要南行。外祖父附和着问我南行的目的。我说去找娟子,她一个人孤单,南方的繁华不会消除她独处的冷清。外祖父长叹一口气,他说莫说这事也有遗传?我不禁对这莫名其妙的语句为之一颤!

南方的九月应该是温暖如春,娟子就在那里孤单的绽放,我不能让她一个人难过。外祖父悲观的说一切不会有结果的。我想他的这一生就快结束了,在结束的时候又遭此大劫,伤害他的是他最疼爱的妻子,他是多么孤独。外祖母这一生我想其实也是孤独的,她竟然委屈了自己大半辈子,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生活了这么久,她终于解脱了。她竟然脱离了家族独自找到了归宿。只剩外祖父的孤苦,与我们的本能的心酸。


外祖父临死先说了一句话,这就是一个圈套,我要用血来冲个口子。然后他竟然唱起了那首祖父死前所唱的歌谣:

大山坡啊大山坡  
怎么你就变成了河  
我想找我的鸽子窝  
你说啊你说  
它被卷进了哪条河  
你说啊你说  
它们的儿子谁领着……

外祖父的死并没有让我们痛彻心扉,是否我们已经习惯

## 一支 笔 小 说 精 粹





了死亡,还是我们干脆爱上了死亡。那么既然我们所爱的都已离去,是否死亡也会弃我们而远?我们便可以长生不老,那是福还是祸呢?是否那样更是我们真正苦难的开始?

外祖父的死是徒劳,历史仍在继续玩弄着可怜的人们。如虫子一般,在残剩的美食的引诱下走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深渊。他走了人群还在,他走了世代还在继续,他走了,他所追寻的还是风采依然。一股巨大的悲哀在我心里翻腾,我看到了墓地,那墓地就是人群,我们的身躯就是风,或是风中身不由己的残屑。

我生日的那天我站在河边上,我选择在黄昏时分出发。举目四望,抚城在点点灯光下显得虚空无比。流水中仿佛我祖父在沉吟,这沉吟仿佛流荡于空虚的抚城间,就像风吹过骷髅头,声响异常清脆。我们就这样以一个陌生过客的身份被历史冲刷着,冲得我们离理想越来越远。我知道我走进了历史,也许是人类的历史,也许是外祖父的所说的历史。

当我孤身回来的时候母亲全身赤裸的在河边等我,我只觉得脑袋冲血,一个像爱生命一样爱美的女人竟然这样来显示她的美。她看见了我就大声疾呼,我儿子买衣服给我了。我抱着她往回走,我和她都眼泪潸潸,似乎汇聚成一条河,似乎隐秘地带走了一些东西。到家以后我阵阵心酸,院落里落叶满地,偶尔一丝风的吹入,它们就难以招架,随波逐流。除了我母亲,他们都走了。我问过抚城的人们他们的去向,人们摇头。我在想父亲的失踪是在母亲疯癫之前还是后,母亲的疯癫是在父亲的失踪前还是后!然而这已成为后话。

故事是否早应该结束,是否他们都应该有个结果,我明白了祖父和外祖父的辛苦寻找,也明白了祖母和外祖母的辛苦寻找,现在看来,他们想逃脱的也许本该是他们寻找的,而

我不明白父亲,那个沉默的男人,我不明白他走向了哪里,是死亡还是其它地方?我要找到父亲,我要找到一切,一切可能的一切。

而我始终不明白宿命是否是一种归宿,归宿是否是一种宿命。也许我这辈子追寻的,就是它的答案,可是谁能告诉我该怎么走下去,谁能告诉我。河,你说,你说。

我慢慢失去了寻找的冲动和信心,这是不是遗传?我只看得到以后的漫长日子里,母亲穿着我买给她的衣服,欢快地跑啊跳啊;或者有时候我跟着她唱那首歌谣:

大山坡啊大山坡  
怎么你就变成了河  
我想找我的鸽子窝  
你说啊你说  
它被卷进了哪条河  
你说啊你说  
它们的儿子谁领着……

## 一支筆小說精粹





## 王凡

### 碧海情天

武汉的冬天异常地寒冷，人的血液仿佛要结成冰。迎风穿过宽阔的街道，裹紧的外套怎么也温暖不了僵硬的四肢。在湖北美院附近的早冰场，王凡扶起摔倒N次的我。他像许多学美术的一样，留长发，穿一件已经发灰的高领风衣，眼神狂野，性格却温和。有的人，见了很多回也不大记得；有的人见一次就印象深刻。王凡属于后者。

贫寒的家境逼他不得不靠自己挣学费。街头画像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。武汉所有繁华的街口，都留有他背着帆布画架逗留的身影。其实，王凡并没有太多的绘画天赋，只是喜爱而已，可这已经足够成为一个人选择一种专业的理由。

他习惯了这种替人画像的生活，也早已没了写生的激情，木然地看着求画的人，仿佛看着一尊雕塑。当人群散去，已近黄昏，他发现身后不知从何时开始站着一个女孩。“画像吗？”“不，只想看看。”女孩清秀的面容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盯着王凡，这是一种王凡无法解读的目光。随后，王凡就一改从前游荡的状态固定在邂逅杨丽的地方画像，约好似的，杨丽每每黄昏过来。因为她的到来，王凡的这个冬天有了期待，竟然能从四围的空气中感到一丝温暖。

第一次见杨丽，是在认识王凡一个月以后，杨丽居然会脸红，羞涩地站在王凡身后。这样的女孩已经很少见。杨丽是酒店的服务员，热爱绘画，因家境而不能追寻理想。她很



有天分,却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她欣赏王凡的勇气,在她看来可以做自己喜爱的事的人都是幸福的。

照说王凡本应很悲观,因为生活一直都不如意,可他偏偏很乐观,从不抱怨生活带给他的艰辛。我回忆这个人时,其实脑中浮现都是他快乐的笑容,写下来的东西反而沉重了。

他画像的收入也算不错,除开学费和生活的开支还略有结余。自打认识杨丽以来,他挣钱更拼命,常常彻夜在江汉路的大排档画像。杨丽的弟弟患有脑瘤,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,生活原本还算宽裕的杨丽的父母从此四处举债。杨丽因此不得不放弃学业主动承担一部分费用。热心的王凡觉得自己责无旁贷。

王凡每晚从武昌乘车到汉口,第二天又乘车回来。开得飞快的武汉公车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休息场所,一觉醒来就到了武昌,好象他昨晚根本没有出去过一样。原来,爱也是一种负累,只不过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负累。杨丽一直都很抗拒他的钱,王凡还必须装出很阔绰的样子。他不想杨丽知道这些钱是他通宵画像赚来的,所以他还得打足十二分的精神陪杨丽去汉口医院看望弟弟。

在杨丽的悉心照料下,弟弟的病有了转机。看着杨丽脸上的笑容,王凡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医生建议做一次大手术,将脑瘤彻底切除,但可能有生命危险。起初,杨丽的家人并不同意。不过,弟弟却坚决要做,他不想再拖累家人,尤其是姐姐。手术之后那晚,杨丽一直守在病床前,直到弟弟苏醒,医生说只要病人醒来就度过了危险期。杨丽的父母劝她回家睡一会儿。她从医院出来时已经凌晨三点一刻。

杨丽并不急着回家,她此时最想看见的莫过于王凡,她

